

姚崢华 著

書人小記



海豚出版社

書人小記

姚崢華 著

海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书人小记 / 姚峥华著. -- 北京: 海豚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110-2271-4

I. ①书… II. ①姚…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7489号

书名题字: 杨照

总发行人: 俞晓群

责任编辑: 李忠孝 郝付云 慕君黎

美术编辑: 吴光前

责任印制: 王瑞松

出版: 海豚出版社

网址: <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邮编: 100037

电话: 010-68997480 (销售) 010-68998879 (总编室)

印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及各大网络书店

开本: 32 开 (889毫米×1194毫米)

印张: 7.625

字数: 123千

印数: 1—6000

版次: 2015 年1月第1版, 2015 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10-2271-4

定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一：我们大家的小姚

酒酣耳热的时候，对着饭桌上马不停蹄高谈阔论的胡洪侠，有时我们会毒舌一句：你自己只有一个优点吗？胡洪侠以胡汉三的神气咽下啤酒，我们就正告他：你就娶了一个好老婆。

不是夸张。要不是看在小姚的面子上，天皇老子似的胡洪侠早被大家拉黑了。不过这里我不多说胡洪侠，免得沾上他的坏习气，他能把任何场地变成他的主场。我要赞美的是小姚，我们大家的小姚。

差不多也就是在胡洪侠的上海人气走下坡路的时候吧，有一天，他带着小姚出场了。胡洪侠长期自恃美貌，所以，带着小姚和大家一起吃饭，也不介绍，以为我们看得出他们的天造地设。吃好饭，送走他们，大家都替姑娘惋惜，小记者被大领导潜规则，虽然多了去，但是如花似玉的小姚啊！

后来证实小姚是胡洪侠的老婆，大家就更扼腕，胡门一入深似海，姑娘你！然而不管怎样，胡洪侠靠着小姚，还是非常顺利地拉动了他的上海人气，每次只要小姚来，各路人马就都会出现在饭桌上。多少抱

着点拯救无辜少女不得的心情，大家对小姚，都特别诚恳，特别想用自己的人生遭际为她示例，比如俞老板，家世显赫，六宫粉黛不在眼里，风流才子不在眼里，但是，对着小姚，他温柔极了，几杯白酒下去，说出平头百姓的话来：你得要个孩子。

俞老板这么柴米油盐，咖啡馆的灯光也跳了一下，我突然有点明白，为什么小姚总是能访谈到大人物那不消与人说的一面。年纪轻一点的，杨争光遇到她，先讲起自己的忧郁症；年纪大一点的，钟叔河看到她，直接说自己不信奉天主教；她能让“香港徐志摩”蜜蜜倾不稀奇，男人嘛；但是见面一个回合，醒客张就交出了隐私，那叫无招胜有招。不过，在小姚，她只是一任天真，她的人物谭像纪录片，对方说啥她写啥，我偶尔会替她着急，咳，咳，你怎么随手就写老太太们都喜欢靳飞呢！你可能揭开一大锅故事你知道吗？

可是苍天在上，这就是小姚的人物速记最好看的地方。她在家里怎么跟胡洪侠说的，她也怎么跟我们说，她一五一十地跟亲爱的读者交代，怎么跟刘再复扯上关系的，怎么接上头的，当天的饭局还有谁谁谁，她不掩饰她见到偶像的开心，也不修饰对方的长相谈吐，她架起真实电影的机位，用卡通片节奏按快门，

记者生涯十多年，没有被职业弄出一点世故心，是我们的小姚。

而我有时候也好奇，在胡洪侠这样的老江湖身边，她是如何保存了一派天籁。就为了我们在深圳随口说一声，南方的米蕉真好吃啊！隔了一个月，她到上海来，押送着胡洪侠提溜了一个大破纸箱的米蕉上了头等舱。

福楼拜说，这个世界上有一样奇妙的事情，花花公子和纯情少年，常常用同一张脸。小姚和胡洪侠的组合，好像就是这个原理。一个老奸巨猾，一个天真无邪，但是，他们共同拥有一个职业，共同拥有一些战友，共同拥有很多记忆，在他们的文章里，他们不约而同写过很多朋友，像永远年轻的老沈和邓康延，还有再也不会老的姜威。读过很多悼念姜威的文章，小姚的这篇让我最感动，因为她笔下的姜威最朴素，高兴时候喝酒，生病时候软弱，如此，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她笔下的二哥，但是，当她写到，二哥去住院时，“院子里花繁叶茂，他要求种的爬墙虎已攀满了绿墙，避邪用的仙人掌株株挺立玻璃窗前”，我被这几句话击中。

甚至，我也多少因此理解了胡洪侠，他那么咋咋呼呼，也许在内心深处，他试图像那些爬墙虎那些仙

人掌一样，用最吵闹的生来挽留朋友来纪念朋友。而小姚，一定是在这个胡里胡俏的男人身上，看到了其中的热烈，她带着醉醺醺的胡洪侠过马路，我们对她说，抛弃他！她却紧紧抓着她男人的手，俏黄蓉一样叫他“大侠”。

什么大侠！大家撇嘴。但是，为了小姚，连俞老板也只能黄药师一样无奈：她要是有半点不开心，你等着。

胡洪侠，你听见没有！

毛尖

序二：书仙子漫游书海

姚峥华约我替她的第二本书写序，我脑子里一下子就冒出她在第一本书里写董桥时所转述的话：“这怎么可以！”她认识的名人大腕太多了，怎么也轮不到我这个小编辑来给她写序。但转念一想，她想让我写，未必因为我是她的第一本书的责任编辑，而是若干年的漫长友谊。我和她曾是同事，后来成了很好的朋友，虽然来往不多，但属于那种心有默契的知己。尤其是她调到周末部负责《读书周刊》以后，我们的合作经常化了，尽管仍见面不多。

法国女作家劳尔·阿德勒编写过一本书，叫《读书的女人很危险》，介绍了历代的一些知性才女，如萨弗、莎乐美、狄金森、伍尔夫等。由于她们读书，拥有了被认为是男性专利的知识，让男性感到了压力和恐惧，所以才觉得读书的女人很危险。的确，阅读长知识，知识产生力量，因此，在男性统治的社会中，女性的求知欲总是受到抑制，读书的权利往往被剥夺。中国的封建社会就显得更虚伪了，明明是不想让女性掌握知识，却以“女子无才便是德”来哄骗女性放弃

读书的权利。

由于这本书太畅销，阿德勒后来又编写了一本续集《写作的女人很危险》，这是有点狗尾续貂了，尤其是书名，太缺乏创意了。不过，我同意阿德勒的观点：读书的女人很美丽，写作的女人最幸福。

这美丽和幸福，姚峥华全占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姚峥华也跟我一样，天天跟书打交道了，虽然我们的单位不同，岗位也不一样。在外人看来，图书编辑似乎是天天趴在桌子上看稿子的，幸福异常。有个朋友曾羡慕地对我说：“我们看书要花钱，你们免费看书不说，还因此付你们工资。”其实，现在的图书编辑，看稿子的时间十分有限；看好稿子的机会更是越来越少。我倒羡慕姚峥华，看的都是成品，而且到了她那里的大多是精品，那种阅读才是幸福的。

对姚峥华来说，这种幸福是完美的。在我看来，世上最幸福的事，莫过于自己的兴趣爱好能与自己的职业结合起来，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而不是为了谋生去干自己不感兴趣的事情，哪怕报酬再高。姚峥华是个真正的爱书人，一个徜徉在书世界里的书仙子。如果说，她家诺大的书房还不能说明这一点的话，她对写书人、评书人、出书人、藏书人的亲近与尊重，

可以让大家感觉到她对书的热爱已波及到与书有关的一切。让这样的爱书人去编读书版，与书人打交道，显然是最合适不过，也最人道不过。

读书让人明事理，长知识，使人看透人生，悟出真理，也使人自信和善良，视野开阔了，心就必然宽。宽容大度的人，必须美丽。而如果无私，便要让别人分享这种幸福，欣赏这种美丽。于是我劝姚峥华说出她的故事，说出她所遇到的、认识的、熟悉的“书人”们的故事，把她心中所想、读后所思、日常所见写出来。我知道她积累了很多，缺的是一个契机，一份勇气，由于过于自珍而顾虑太多，生怕自己犯有编辑“眼高手低”的职业病。但凭我对姚峥华的了解，我认为她已水到渠成，只需一个缺口，一个平台，一个机会，让她把久藏于胸的故事、久积于心的想法化作文字，倾泻出来，而这一倾泻，就应该不止一本书。所以，当她的第一本书还在人们的脑海里余音缭绕时，她又推出了第二本书，我是一点都不感到惊奇的，并且，我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看到她的第三本书、第四本书。

胡小跃

2014年7月19日

ISBN 978-7-5110-2271-4



定价：38.00元

目录

i	序一：我们大家的小姚	毛尖
v	序二：书仙子漫游书海	胡小跃
i	“一辈子的学徒”沈昌文	
13	我与刘再复先生的一点儿关系	
24	与张昌华的风雅交往	
36	“书籍之美”吕敬人	
40	阮义忠的一瞬之光	
52	与夏晓虹一起游内伶仃岛	
61	“拍花子”俏女孩张辛欣	
70	永远的青年邓康延	
81	俞总俞社俞晓群	
89	因书识得袁芳荣	

- 98 阎连科的深圳一天
- 107 若朴堂主人靳飞
- 119 刘苏里的醒客张
- 128 胡老师胡小跃
- 135 二傻哥姜威
- 148 “独立书店”之薛原
- 158 尚书的人尚书的“吧”
- 181 “阳光”照耀尚红科
- 191 我的同学张晓舟
- 195 香港有个“林志摩”

附 记

- 209 2014 年在深圳与钟叔河先生聊天
- 218 2014 年病愈回深的杨争光
- 228 后 记

“一辈子的学徒” 沈昌文

他，20岁之前是上海求生为学的小学徒。20岁之后，是北京出版界的大学徒。他人生有很多个十年：北京前30年，反右、“文革”、下放、上任……历经“运动”，学会了不能“只注重形骸之我，而忽略精神之我”；知天命之年，执掌《读书》；1986至1996年，荣升三联书店总经理之职，依旧是“老人们”的学徒之十年；耳顺到古稀之年，是书之学徒的最为开心的十年。如今耄耋之年，他还是网上溜达网下背着书包到处探寻外面世界的学徒……

这辈子的“学徒”命，他注定逃不脱。他自诩“胆小怕事”，是范用口中的“没出息”之人，却结交了许多有出息之人，做了许多有出息的事，出版了很多有出息的书，当然，他也过了有出息的一辈子。只能说，这得益于他知道放下身段，当起“学徒”。

他，就是沈昌文沈公，出版界的牛人。

我珍藏了若干张沈公的名片，每见一次面，沈公必定给一张名片。我乐得多多益善。名片是用废纸做的，空白的一面是孙女画的漫画——一位老翁，身

上背着书包，左手拎一兜书右手也拎一兜书，憨态十足。旁白是“废纸我买”。俨然就是一名学徒，瞧瞧，连名片也逃不掉“学徒”的命运。沈公十分欣赏这幅画像，认为几笔便把个人一生鲜明刻画了。他80岁自述《也无风雨也无晴》封面上，赫然放的便是这幅“学徒”像。



沈公的名片。

印象中第一次见沈公，是2011年1月，我与杨小洲到三联书店办公室见了几个编辑朋友，下楼到三联书店卖场时，见一老者背着书包，手里提着书，正在书堆里转来转去。小洲说，咦，沈公。他立马上前招呼，然后介绍我，说什么雪呆子，又说OK先生。沈公于是眉目开朗，似曾相识。我一头雾水。沈公拿出名片，送我一张。小洲说，赶紧收好了，这名片可有意思了。告别后，小洲说，沈公退休了，还是时常来三联，看书。

后来，多次见面。海豚出版社社长俞晓群的饭

局上，每次都有沈公。沈公位居中央，各路出版界的人马齐齐围成一桌。他吃他的，我们说我们的。有时他听到感兴趣的，也凑进来说一说。不感兴趣的，他似听不到。他说他耳背，有的听不清楚。有一次，他跟大侠大聊气功，说自己有本上世纪50年代的气功书，回家找出来后会寄给大侠。我猜就是小周天气功，1953年他在北京人民出版社时，突然神经衰弱，夜里睡不着觉，医院也看不出个道道来。犯难时，正好上面派他到上海校对《英华大词典》，于是沪上结识了蔡维乔专家，蔡师研习小周天气功，他判定沈“只注意了形骸之我，而忽略了精神之我，结果重心扰乱致疾病”。沈后静养，调心气，病除。这是他信气功的起源。气功事小，哲理事大，沈公人生的“学徒”心态，自此打下基础。

又一次北京吃饭，还是俞社做东。席间有台湾的吴兴文，岳麓出版社的杨云辉，杨小洲，李忠孝等。说起《读书》换帅，说起三联，说起一些书人与事。沈公先是不言不语，埋头一番吃，食毕，抬头突然说，80年代后期一次读者服务日上，编辑部一位同事对吕叔湘在文章中对若干新入学人的某些批评有意见，当面提出异议。既然是编辑，在这类不同意见交锋中最好是“失踪”。不要把《读书》办成学术刊物，要“三

无思想”：无能、无为、无我。……席间，大家都知道他说的是谁，这些也不是秘密，沈公在书中都提到过的。《读书》著名的“读者服务日”，每月25日举行，没主题，没主持，没开始，没结束。选某一咖啡馆，让作者读者随意坐下来闲聊，编辑们周旋其间，了解信息，再深入组稿。扬之水的《读书十年》中也有详细叙述。这番阵势曾羡煞了多少文人学子，可惜后来风光不再，没有继续沿办下去。据说当年还有喜欢书的商人，悄悄去了悄悄走了，放下空白支票埋单。此人便是后来入狱的牟其中。

沈公脑中的人情掌故，多了去了。于他，是稀松平常，对我，却新鲜不已。比如他讲的钱锺书，“在钱府晤谈几次，很高兴。后来三联要出一套学术丛书，想请钱老署名编委，钱老欣然同意，杨绛在边，没发表意见。几天后去，杨对我说，外面传钱锺书要列名三联书店某丛书编委，这是谣传，没有这事。……我一听大惊，那不是我同你们两位老人家当面议定之事？本想辩解，转而一想，其事必有缘故，还是作罢为好。从此绝迹钱府”。

比如讲陈原。1954年出版改革后，走出去组稿，“陈原到西北大学组来陈登原教授的《国史旧闻》，书序中的最后一句是：稿成，有书贾来，乃付之去。我